

# 美學觀點下的教學實踐技藝： 弱勢學習者的接應之道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顧瑜君 吳明鴻

本文以教學敘事的方式，呈現一個非學校型態教學現場的實踐歷程；此研究以參與式行動研究進行，研究者—「我」在一個非學校型態場域「五味屋」（類似社區兒童青少年學習中心），以參與式觀察的方式探究：如何從實際的行動策略中理解與幫助弱勢學習者。

在對「互動」進行微觀視角的分析中，教育工作者於教育現場的「當下性」浮現了——他必須在紛雜的訊息及有限的時間下，立即對當下狀況做出反應，並無法「全知」或深思後才給出回應。因此，在現場與學童、家長和整體情境的互動中，不斷給出的話語和行動序列猶如「投石問路」，在一連串介於知與不知之間的訊息來回間「共舞」，掙扎出可共同「走下去」的協同路徑來。

透過「共舞」（dancing with）隱喻，我們探究在交互舞動之教學關係中的生成（becoming）、韻律與歷程，提出一種從教與學的時間歷程中為學習者創造出新的關係世界的技藝。

在課程美學的理論視野中，教學的動態性、相互性、生成性被凸顯出來；詮釋現象學取向的教育理論家 Max van Manen 提示了一種在情境中對隨時發生的教育時機保持清醒的自由，深具啟發性；而家族治療師 Bradford Keeney 轉化 Gregory Bateson 的生態觀點認識論到其家族治療理論與實踐中，提出了美學觀點的治療導向，則提供了從微觀到全觀的系統視野給廣義的助人工作者，使得本文所之「技藝」得以「見樹又見林」。

學習弱勢者與廣義助人工作者之間，因為諸種差異而形成巨大而難以克服的距離，常常使得「助人/培力」成為困難，使雙方進入不斷挫敗的循環中。上述認識論與方法論典範下的教學實踐將有助於助人者與學習弱勢者的「攜手同行」。

關鍵字：教學機智、課程美學、美學觀點的治療取向、教學關係

## 緣起與背景

本文以「課程美學觀點下的教學實踐技藝：弱勢學習者的接應之道」為題，主旨在闡述美感經驗與教育的落實於日常之可能性，以及美學觀點的教育實踐探究歷程。

本文將陳述的教學/教育有別於一般學校教育(schooling)中慣稱之概念：教材、教學流程、課程等等，而是，呈現一個非學校型態教學現場的實踐歷程，所謂的教學/教育是研究者在現場與共同參與行動孩子與其家人所進行的相互交流，在此歷程中貼近對方的理解因此產生，這樣的理解往往與原本我們所熟悉的有所差異，甚至挑戰既有價值與慣性的運作，教學者必須放下熟攆的操作重新學習，本文標題所揭示之「課程美學觀點下的教學實踐技藝：弱勢學習者的接應之道」，即是從這個陌生處境中所發展出來的教學實踐技藝-在美學的脈絡下被認肯。在課程美學的理論視野中，教學的動態性、相互性、生成性被凸顯出來；詮釋現象學取向的教育理論家 Max van Manen 提示了一種在情境中對隨時發生的教育時機保持清醒的自由，深具啟發性；而家族治療師 Bradford Keeney 轉化 Gregory Bateson 的生態觀點認識論到其家族治療理論與實踐中，提出了美學觀點的治療導向，則提供了從微觀到全觀的系統視野給廣義的助人工作者，使得本文所之「技藝」得以「見樹又見林」。

此研究以參與式行動研究進行，研究者一「我」所非學校型態場域「五味屋」<sup>1</sup>（類似社區兒童青少年學習中心、假日或課後學校的運作概念），以參與式觀察的方式探究：如何從實際的行動策略中理解與幫助弱勢學習者。五味屋的任務之一，是理解與接應一群被「常模」歸類在需要被矯正、救助的孩子與家庭。

在「變 - 問題的形成與解決」書中提出一個簡單、卻重要的觀點：在日常生活的經驗與事件中，很多事情是透過合乎常理與邏輯的方式，便可迎刃而解；但有些問題則原地打轉甚至越纏越難解套，連線頭都找不到了，反倒是不合邏輯或非理性的行動，卻出奇制勝的、戲劇性的將僵局化解甚至獲得改善。這看似弔詭的應對模式或許充滿矛盾與令人不解，但卻是我與研究伙伴們在現場中經常遭逢的經驗，五味屋設法在矛盾與衝突的事件中發展工作方法與策略，我們盡量不用常模、常態去衡量孩子與家庭/人，而是用現場的各種微妙訊息，去產生理解、接

---

<sup>1</sup> 五味屋位於花蓮縣壽豐鄉豐裡村，是社區邀請筆者結合在地與大學資源，將社區閒置空間在利用的社區兒童青少年學習場所，透過二手物募集與銷售，以陪伴、生活學習為基調的週末學習運作，猶如假日學校，五味屋介紹詳見附錄。

應。

五味屋相信，當孩子與他們的家人被真正的理解與接應之後，相信就能自己產生力量，有屬於他們能掌握的復原力。以下是一個案例和分析。

## 有酒精的母愛

在我們的實踐現場，孩子們的學習雖然是工作的主體，但孩子們所遭遇到的困境，並非其個人所造成，而是在一個複雜的家庭系統下所產生的結果，然而學校與課室內的教學/教育，很難將學習者個體之外的因素，同步/同時納入考量，且基於公平等其他考量，對於差異能給予的等待時間與容許度極為有限，有時是使問題本身更加深了處理難度的限制。在我們的行動現場，很幸運的我與我的研究團對伙伴不太需要顧及「公平性」<sup>2</sup>，且有相對寬裕的時間等待，並有較廣的承載力量去接應差異，使我們能有較多的機會在現場看到美學取向的教學互動是可以落實在最平凡的角落與最需要的個體上。

### 案例脈絡

母親因長期失業、以及曾失婚的各種社會評價中失敗者的處境，社會性的退縮使其處於高度社會的孤立狀態，在相對封閉的鄉村生活環境中，人際脈絡的緊密性高，對彼此生命狀態與生命經驗的資訊流通頻繁，相對缺乏隱私作為保護傘的，日常生活中，常常感受到被歧視、排擠或譏笑，酒精成為庇護與轉移的媒介，也因此長期受酒精的困擾，當酒精過度時，出現難以理解或狂飆的言行、外出工作辛勞的父親，面對母親飲酒後的失常舉止，不堪其擾，往往一發不可收拾，從小混亂變成大燥動，越演越烈，累積到無法忍受時，以揮拳與壓制的方式試圖讓母親停止母親所製造的混亂，拳腳相向的後果就是警察的到府以及後續社工社福系統的介入，孩子們在成長過程是長期的目睹兒，身心均受到影響。一般而言，社福與教育系統的能選擇最好的處置是「安置孩童與安全的地方」。

孩子不願意被安置，清楚的表達：仍願意跟媽媽生活在一起，既使各種客觀的評量與長期的個案資料，安置孩子到安全與照顧系統完善之處，似乎對孩子才是好

---

<sup>2</sup> 我們真正想說的是，若公平性是指齊頭式之平等或可以平行複製於其他個體或場域，那這樣的公平性有時並無需要去維持。若公平性有多樣與多元的價值與角度去定義與履行之可能，這樣的公平性是我們在五味屋努力去創造的。

的<sup>3</sup>。父母雖然很多時候無法和平相處，但對於照顧孩子則從未顯示放棄或仰賴他人代勞，也不願讓孩子安置。

這樣的孩子與家庭所製造出的處境，使學校、社福單位與警政系統都「沒有更積極的作為可以努力」，被動的等待事件發生與重複效用不大的處理與善後，搖頭嘆息與無奈之餘，累積的負面評價與社會眼光，盤旋環繞在村莊、學校與家庭上，猶如烏雲遮頂-低氣壓，薄霧瀰漫-看不到遠方。

### 共舞之美感經驗

相對於台灣教育的現場，為了在現有時間內需達成的績效，往往以模組化的技術，標準化的 SOP 為主，本文所描述之經驗，希望能提供感動與美感經驗於教育/助人與受助的歷程，使與研究者/伙伴互動的對象(慣稱被研究者)雙方在互惠與平等的角色位置上共同創造此經驗-「對理解的理解」，我們曾提出「真知，才能相助」的概念去說明我們在現場的另類實踐(顧瑜君、廖千惠、石佳儀、蘇素珍，2014)。

我與研究伙伴在對「互動」進行微觀視角的分析中，教育工作者於教育現場的「當下性」浮現了——他必須在紛雜的訊息及有限的時間下，立即對當下狀況做出反應，並無法「全知」或深思後才給出回應。因此，在現場與學童、家長和整體情境的互動中，不斷給出的話語和行動序列猶如「投石問路」，在一連串介於知與不知之間的訊息來回間「共舞」，掙扎出可共同「走下去」的協同路徑來。

透過「共舞」(dancing with) 隱喻，我們探究在交互舞動之教學關係中的生成(becoming)、韻律與歷程，提出一種從教與學的時間歷程中為學習者創造出新的關係世界的技藝。

學習弱勢者與廣義助人工作者之間，因為諸種差異而形成巨大而難以克服的距離，常常使得「助人/培力」成為困難，使雙方進入不斷挫敗的循環中。上述認識論與方法論典範下的教學實踐將有助於助人者與學習弱勢者的「攜手同行」。

以下先以敘事方式描述現場的共舞歷程，再分析其中美感經驗與共舞與生成的關係。

---

<sup>3</sup> 實際上，很多對於安置所造成的更大困境與現況討論，甚少被人瞭解。第四世界運動在 2014 年底時曾針對安置所造成的問題進行多方交流，也促請從政策面與福利面，重新檢討與執行安置。

## 案例-有酒精的母愛

時間：2012 年 1 月。

地點：兆豐農場豐年廳

場合：五味屋尾牙聚餐，孩子、家長與師長均受邀，孩子自己主持節目與分享各種才藝表演

事件歷程：

六點半開席的尾牙，小琪和小平的媽媽，八點多，帶著滿身的酒味來到了會場，坐在席間的后方的遠處，行為舉止是多數醉酒者的樣子，講話大聲、與無論次、動作粗獷。

雖然不在用餐區，稍有一段距離，但媽媽的舉止失當，在正式的餐會場合不僅顯得突兀失禮、引人側目-指責的眼光，聲音與動作已經影響餐會的進行。

看到自己媽媽如此當眾出糗的行徑，姊姊小平站在媽媽身邊不知所措的哭著，妹妹小琪躲得遠遠的，隱藏在同齡孩子中繼續參與著台上的表演。

該怎麼處理酒後失態、來會場亂的媽媽呢？該怎麼讓孩子受傷心情與難堪的感受得到照顧？

媽媽的喝醉荒誕行徑，已經家常便飯，不足為奇了，參與餐會的多數人裝作沒事一般繼續吃著、看著台上表演。

叫計程車把媽媽送回家，是選項之一，且看似最理想的選擇，因為媽媽這樣的狀態不會短暫停止，對於周遭的人刻意忽略，媽媽可能會去引發其他人對他的指責與攻擊，這是在村莊中自家鄰里間的常態，旁人的經驗是媽媽就是會喝酒後找事情來鬧。用計程車送走媽媽，媽媽離開，會場每個人可以繼續原本的參與，當作沒發生那樣，繼續尾牙的歡樂，對大家都好。

看似合理的、符合邏輯的對待，此時先被擱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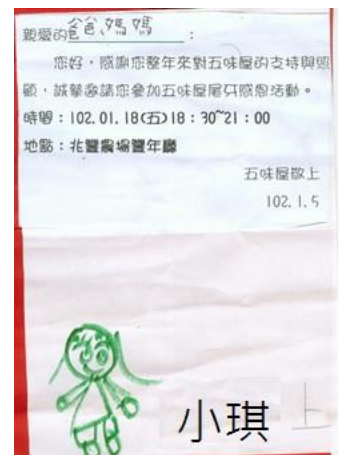
我拉了椅子，貼近媽媽座位，我問：媽媽，你怎麼過來的（酒駕被吊銷執照無法交通自理之外，已經茫茫的腦子，怎麼能知道我們在哪裡，距離村子 10 公里外的餐廳）

此時，媽媽手中握著捲曲紅色的東西，在手掌間展開，是孩子們寫的邀請卡，媽媽帶著一點驕傲的口吻說：給計程車看，就來了。

卡片上孩子的字跡與圖畫，讓我心頭酸楚冒上來，被酒精佔據的身體與心裡，還能握住這張邀請卡、還能自己設法到會場來，這是什麼樣的心情與力量呢？

應該是母愛吧，只是在這個母親身上，母愛摻著酒精。

既然帶著愛到會場來看孩子表演，就入座吧！



我拉著媽媽起身，設法讓他往前走，進入餐飲座位區：既然來了，就一起吃飯吧。

但是，媽媽怎麼樣也不肯入座，貼緊了他正坐著的位置，不肯移動，媽媽說：說孩子在哭了（指在一旁哭泣的小平），我要回家。言下之意，知道自己的出現讓孩子難受，他最好消失在這個場合。

但若這樣就讓媽媽走了，尾牙的後半場，孩子們真的就能安心的繼續嗎？歡樂的餐會與表演結束後，孩子們回家，看到醉酒狀態的媽媽在家中（或在社區中鬧事），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不能讓媽媽走，必須讓他加入這場餐會。

於是，我說：「好，我送你回家，你跟我來，我去拿車的鑰匙。」

媽媽聽到我說送他，立即起身拉著我-用雙手抱住我的手臂，我挽著他，五味屋工作伙伴安安一旁幫忙，我們拉媽媽，走向用餐區最後一排的那一桌，安置他坐下在餐桌旁，媽媽沒有抵抗、沒有說怎麼沒往外面走，安靜的坐下，靜靜的在桌邊看著這個會場。

他忘了我們該上車嗎？

安安幫忙張羅，弄來了新的熱茶，小玻璃杯應該是媽媽熟悉的餐具，媽媽拿起裝滿熱茶，做出乾杯動作，還會幫我倒滿，我希望多些熱茶下肚，酒精是否能因此稀釋呢。媽媽熟練的握著玻璃杯，順便跟同桌的阿義乾了幾次。

幾次熟攆的乾茶之後，媽媽開始說話，有系統的說著自己的心情與狀態：

「我原本要來的，本來沒有要喝酒、村子裡那裡的女人笑我，XX（社區裡一個組織）的人討厭我，他們說…」

「老師，我把小孩交給你，很放心，謝謝老師」身體整個靠向我，抱住我的左肩。

「我要來看他們表演，他們表演完了嗎」口氣中有著落寞

是啊，小琪吹口風琴，小平彈鋼琴，都表演得很好。

請人去問小琪是否願意來媽媽旁邊吹口風琴讓媽媽欣賞，小琪不願，躲得更遠。

繼續跟媽媽「乾茶」，繼續聽媽媽吐露心情-語無倫次的說著自己如何被看不起、被排擠、被恥笑……，我們一邊「乾茶」，繼續讓媽媽不時抱著我，或靠在我肩膀上….

感覺到媽媽比較穩定了，我去舞台旁，邀請小琪來給媽媽一個擁抱，並請同齡孩子秀秀和丸子，陪小琪一起來，我說：媽媽好愛你們，喝醉了還要來看你們表演，我們去謝謝媽媽愛我們。

小琪一開始不願，但很快的跳下舞台，牽著秀秀和丸子一起到媽媽這一桌，一靠近桌子，小琪開始大哭，哭得很傷心，坐在椅子上，頭窩在身體裡哭泣，媽

媽伸手去抱小琪，小琪身體柔軟的靠近媽媽，上半身靠著媽媽的身體，讓媽媽抱著拍拍背，媽媽開始落淚。

母女擁抱之後，媽媽繼續跟我「乾茶」，並開始添飯夾菜，說餓了想吃。沒吃晚餐啊～

服務人員多次來問是否可以收拾，我請她們等等，讓媽媽感受參與晚餐。

姊姊小平已經停止哭泣，在陪伴下回到座位去欣賞台上表演。

我去小平旁邊，蹲跪在他身旁說：媽媽好愛你們，克服了很多困難，大老遠來看你們表演，我們去謝謝媽媽的愛吧，媽媽表達母愛的方式讓我們不好過，但就是母愛啊，母愛很多樣子的，給媽媽一個擁抱，好嗎，媽媽需要我們的愛。

小平又開始落淚，沒有很大的抗拒，起身跟我去媽媽旁，靠近媽媽時哭泣變得劇烈，身體不像小琪那樣柔軟，但願意讓媽媽抱著。兩人相擁哭泣。

小平的好友芸兒靠了過來。

我過去拉著芸兒，讓芸兒身體貼著小平，我說：芸兒沒有媽媽在身邊，我想知道就算媽媽真的很不好，芸兒你希望媽媽在身邊還是不在身邊？芸兒開始落淚，貼著小平的身體開使用力給小平擁抱的支持，點頭表示：有媽媽在身邊，是幸福，不管媽媽好不好。

散場時，XX 的伙伴主動表示可以幫忙送媽媽回家。媽媽又對我說了些謝謝的話，平靜的跟著 XX 的人離開會場，離開前，伸手到我的桌面，迅速的拿走那張捏在手中的邀請卡，裝回自己的口袋中，說：這是我的。

媽媽離去後，我去小平身邊，擁抱著他，讚美他能給媽媽那麼多愛，作為母愛的回報。我跟小平一起落淚了一下。

有酒精味的母愛是這家孩子有記憶以來的生活常態，懂得回應有酒精味的母愛，是否能讓孩子比較有力量面對未來，我心理，這樣期望著。

### 專業對話與分析

回到家，寫完記錄，並不確定這個經驗究竟可以改變什麼，但在會場時清楚的感受到那原本保持距離遠遠觀看的熟識群體們，在短短半小時的歷程中有明顯的變化。大夥第一次看見在熟悉不過酒醉後失態的媽媽有著不同的展現，能清楚的表達、能節制的應對，並不如以往越演越烈不可收拾的慘烈收場，且對於作為一個母親，如何在最不堪與困難中還要努力去履行一份心意。

眾人與我們一起經歷了一次媽媽可以不一樣與真的不一樣的踏實。

研究團隊尋求兩位學術好友進行專業對話的分析，以下是慈濟大學人類發展與心理學系彭榮邦教授的回應：

我覺得「有酒精的母愛」本身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察，因為我們太常在還沒有瞭解情況之前，就把「酗酒」的母親視為「失去了母愛」的母親，而忘了「母愛」其實是每天每天的掙扎和努力，尤其對弱勢家庭的父母來說，更是如此。

我從妳的描述當中，發現一件有趣的事情，媽媽和在場的人「乾茶」。從某個意義上來說，當然「乾茶」是媽媽上一攤的動作延續，但對我而言，這個「乾茶」的動作卻似乎提供了一個可能的窗口，來解讀媽媽的「喝酒」。

從媽媽的抱怨裡，她在生活中是被排擠、看輕的，「低人一等」似乎是媽媽在平常人際圈中的位置。在這樣的常態性中，「喝酒」似乎提供了某種與其他人「平等」的短暫時間：喝酒鬆動了平常的人際高低關係，讓一起喝酒的人都在某種共同的、放鬆的茫茫然之中。也只有在這種共同的茫茫然中，媽媽才比較可以吐露心情。酒精的世界，是媽媽習慣性的逃跑去處，一個不再「低人一等」的避風港。

醉茫茫到來的媽媽，因此是在酒精的世界裡處理完自己的挫折感之後，記得與女兒的約定，搭計程車來到會場。我讀到媽媽說「那是我的」邀請卡時，很感動，也很震撼，因為看見她在靠酒精維持的平衡感中，還記得那個獨屬於她的邀請卡。那是母愛，母親與女兒的牽繫，無庸置疑。

政治大學心理系林耀盛教授則進行了理論的對話與分析：

顧老師以有「酒精味的母親」入手，確實如榮邦所說是重要的現象觀察。除了榮邦提到的「酒精」取消了「身份界線」，而讓母親不再那麼「低人一等」，我大致想到還有 Levinas 提到的面容性和他者。

我們看到老是喝醉酒的母親，「清醒」人會視其為異己的他者。Levinas 提到「他者」，若從語言脈絡來看，主要是指由他者的語言組成的文本，像是被撕裂的文本，對話或話語的中斷；又像把文本打上一個「結」。「結」周圍的語言不流暢，結結巴巴，傳統文本沒有它的聲音，就像喝醉酒的語言。我們聽到打結的語言或斷裂的文本，往往難以專注傾聽。有時，文字又像 Ronald Barthe 所說的，遭遇到來去無牽掛的零度，如酒醉話語的任性不設限，反而打開母愛空間(Chora)。Chora 本來就是尚未被象徵化的母體，任自流而快意。因為如此，一方面結結巴巴的不流暢；一方面又是語言文字零度的任意越界，看起來的吊詭性並存，反而打開了文字（邀請卡的文字和畫圖書寫）超越了文字自身，使不可能的變為可能，使不可能實現的情感更有力量（如擁抱）。

於是，帶有酒精味道的母親的「他者性」，反而召喚了重新凝視母親面容的倫理召喚。醺醉的母親，卻依然記得語言的承諾，這是倫理關係的實踐，也是余德慧老師談到的倫理療遇。我們記憶中的母親，又是什麼面容？於是，「存在」與「他者」的關係就可以拉進來五味屋討論，故 Levinas 可能是可以論述的理論。

## 美感的教育實踐技藝

美感經驗的教育如何可能？是本文核心的探究，在熟悉的教室與校園裡，弱勢的孩子所需的教學/教育協助已經被各種「補救」圍繞，各式各樣的方案、活動都針對著缺口進行著填補，然而這些補救究竟是不是孩子們真正需要的呢？我曾提出「社會受苦學童的接應」的概念去對應補救教學的限制（顧瑜君、吳明鴻、石



佳儀, 2014)。然而在教育的現場，第一線的教育者常感到無力感與惡性循環的無奈。本文所描述之孩童與其家庭是使教育者感到挫折與無奈的典型之一，孩子在看似無功能的家庭成長，很多困境與家庭綁在一起，家庭不改變-孩子難補救。家庭又往往是教育者最缺乏力量或專業知識去面對的一環。

我們從現場陪伴的經驗中發現，帶著高度專業與合乎邏輯推理的框架，或許因此限制了我們去靠近弱勢學習者，因此在現場我們學習放下專業，以 Maxine Greene 提出「教師是陌生人」的概念，以陌生的角度檢視自身的行動所引含的價值，再轉換新的眼光在處境中創造新的行動選擇與價值，在本文的案例中，我們先放下「又來了」「怎麼又這樣」的常態反應，懸置了原本習以為常的理解，設法從眼前找尋細微的線索去拓展出新的視野/視框，當我們思考一個已經醉了、沒有交通工具的人如何能到達離家甚遠的會場時，我們跨越了熟悉的的範疇，朝著一個新的領域探索。

van Manen 則清楚的指出，教育者在現場，很更容易掉入「以教師為中心」和「以內容為中心」的思考和行動模式，而完全忽略學生。很多時候，教學處境的隨機偶然的 (contingent) 容易被忽略，那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教學智慧與技藝，也就是說，在教學歷程中的每一時刻，都是殊異的情境 (situation-specific)，去創造美感經驗的教學互動，交學者必須在現場放下理所當然的邏輯性與合理性後，才能有足夠的空間去讓隨機性存在與運用。而這種教育互動過程的立即性是很難描述的，如同本文案例中所描述的現場，當孩子的母親到會場製造了混亂當下，隨機偶然性是如何被捕捉後成回創造美感經驗的後續互動，不容易被解釋清楚，因為任何描述都傾向於將經驗置於一段深思熟慮的反思距離，離開經驗的當下性。

媽媽手中那張被捏得不成形的邀請卡片，如同穿透烏雲的光，將烏雲撥散了：原來是一份最強烈的力量使媽媽能到我們眼前，這份力量是什麼呢？若不是母愛，還有其他解釋嗎？

看見媽媽有強烈的母愛時，給了我們力量，從無奈的循環中脫身。或許在世俗的世界中這是一個沒有功能甚至負功能的家長，是拖住孩子的負面力量，但當我們看懂了這個家庭的母愛展現形式的與眾不同，我們看懂了為何安置沒有獲得同意，因為這個家庭有一份彼此的理解與支持作為關鍵的相互照應。雖然在某種系統的標籤上這是一個長期家暴的家庭，這樣的家庭中，愛的形式與實質是我們所陌生，所困難看懂，但卻在孩子們的生命經驗中確實存在。孩子並非想躲避安置，或因擔心不敢去，孩子們曾清楚表達：我們想照顧父母，我們不在他們身邊，他們會擔心。而教育者或助人者有時很難接受孩子這套說法，給予的評價是孩子被家長威脅或收買，不敢去為自己爭取權益。但當我們理解到這個家庭裡有著很多的愛，這份愛維繫著彼此時，我們就瞭解安置的不必然性，以及重建這個家庭的資源在

哪裡。

在「給明天的話」中第四世界運動的創始人若瑟 赫忍斯基神父在照顧眾多赤貧兒童的經驗中，清楚的替孩子們講出了心聲「在生命中，有什麼比被愛更重要」。如果我們理解了有酒精的母愛，我們就找到幫助這個家庭的力量源頭之一。

這個歷程展現教學實踐技藝的一種可能性：共舞，在現場我們投石問路，在知與不知之間探詢與不斷重新檢視自身，其中的動態性、相互性就很容易在現場中展現與生成，美學觀點的教學技藝就在這種流動的、草擬性的歷程中實踐。

在「變的美學--一個顛覆傳統的治療視野」中作者提出了在此值得參酌的概念：「未將問題生態全盤考量在內的介入策略，就會造成更高層次的病症。因此，我們的責任就是將治療技巧納入脈絡之中，不論是醫學、教育、工程，還是心理治療的脈絡。要為治療介入建立美學基礎，就必須讓治療技巧與高層心智過程—即無意識的心智層次—充分連結。」（丘羽先，2008：p.265）也就是說，建立美學基礎在教育/教學工作中的整體性和脈絡性的相互關照是創造改變的關鍵高層次心智歷程，在我們的現場中需要避免意識與技巧的片面性，實踐者必須需透過細膩的遞迴過程，不斷自我校正，作者更具體的指出：「不以美學觀點為導向的治療師很可能會助長病症的延續。認為自己單方面掌握或操控權力的治療師，只能看到控制系統的部分弧形。」（p.264）回應此說法，以美感經驗的創造來說，單方面的掌控，是否也是使教學者若陷入了教學的困境與無助感的源頭，相對的也使教學者所欲改善的對象限於「病症延續或惡化」的處境，造成了雙輪的惡性循環。教學者若欲脫離這個循環，就必須在每個現場去尋找逆轉的切入點，去創造美感與力量的重現，而這個美感經驗創造是需要耐心與適當的等待。

讓我們用海瑞格的禪師以下面這段隱喻最為本文的結尾(丘羽先,2008:p.271-272)來說明何謂耐心與適當地等待

這一切再簡單不過。應該發生的情況，你都可以從一片不起眼的竹頁上學到。竹葉承受雪的重量時愈彎愈低。突然間，雪就這麼從竹葉上滑落，葉子卻絲毫未受擾動。像這樣保持在張力最大的一點，等待那一擊從你身上滑落。就是如此：張力到達頂點時，那一擊自然會滑落，在射手尚未動念之前，它就滑落了，如同雪自竹葉上滑落一般。

在這場互動之舞中，引發動作的是整體模式，而非意念或有意識的目的。治療過程中與教學歷程是相同的，改變的產生是由細微的循環促成另一個細微循環所累積而成，一個細微的改變必須先開始，不是單憑個人意識去牽動，如同雪從葉子

上滑落，問題系統在引導下會自然的產生改變與脫離問題處境，並且自我校對。

---

## 參考文獻

- Bateson, G.(1972),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New York: Ballantine.
- Greene, M.(1973). Teacher as stranger: educational philosophy for the modern age . Belmont, Ca: Wadsworth.
- Van Manen, M. (1991). The tact of teaching : the meaning of pedagogical thoughtfulnes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丘羽先 (譯)(2008)。變的美學--一個顛覆傳統的治療視野 (Aesthetics of Change) Bradford Keeney 著。台北：心靈工坊。
- 周梅雀 (2006)。Maxine Greene《教師即陌生人：當代的教育哲思》導讀。中等教育，57 (6)，152-163。
- 夏林清／鄭村棋 (譯)(1995) 變 ---- 問題的形成與解決 (Paul Watzlawick , Change - Principles of Problem Formation and Problem Resolution) 台北，張老師文化。
- 楊淑秀譯 (2009) 給明天的話。輔仁大學出版社。
- 顧瑜君、吳明鴻、石佳儀 (2014)。社會受苦學童的接應：談文化與補救教學的手藝。載於台灣學障學會策劃，陳淑麗、宣崇慧主編，帶好每一個學生：有效的補救教學 (頁)。臺北：心理。
- 顧瑜君、廖千惠、石佳儀、蘇素珍 (2014)。真知,才能相助，課程與教學季刊, 17 (4)，25-48。

## 附錄：關於五味屋

### 五味屋簡介

「五味屋－囡仔們ㄟ店」位於花蓮縣壽豐鄉豐田村，利用豐田火車站前之日式閒置空間「風鼓斗」建築為空間，以社區公益二手商店方式經營，作為鄰近村落兒童青少年的社區活動場所。

近來，五味屋逐步增加「豐衣館」、「見性工坊」、「夢想館」、「儉樸公益民宿—外婆的家」等村落據點，以及籌備中的「足食館」、「家具館」、「豐田行館」。(參見：貳、「五味屋」村落據點)

### 緣起

一棟原本殘破不堪老舊房舍，從嚴重漏水、白蟻侵蝕，重整為古色古香、孩子們願意來學習、成長的好所在。2008年8月31日開幕至今，五味屋的初衷不變，

要做的買賣是--給社區孩子們一個真實的多元學習場域。

### 回歸：鄉村的泥巴味

週末，帶著功課到店裡一邊做功課、一邊做生意。在這裡，要學會鄉下孩子應該有的五種味道：天真、勤儉、感心、親切與好用；要熟悉鄉村交易的本質--利中有情、情中有利。藉由真實生活參與，培養孩子們的興趣--自行去開發選擇，學著玩、學著喜歡。

### 買賣：生活中的真實學習

這裡沒有具體或系統化的計畫，眼前的需要，就是這裡的所有學習。沒錢買展示架，就找舊紙箱，發揮創意做成各式各樣的展示架子；颱風來了要防颱，學習找漏洞、補缺口；東西賣完了、架子空了，學習募集物資、告訴別人自己的需要；客人來了問東問西、殺價討便宜，學習應對進退、言語得宜。（關於五味屋的學習活動，請參考：參、「五味屋」活動/運作）

### 不是救濟：努力工作，自己圓夢

孩子們在五味屋工作換得工作點數，可在店內以點數換取生活所需、也用累積的點數與穩定的表現，贏得到外面參加活動、拓展視野的機會，「靠自己努力獲得」是五味屋孩子簡單又驕傲的工作原則。

### 偏鄉對世界的窗口

六年來，美、德、法等國際志工駐足花蓮，與孩子交流、共學；美國長島大學每年暑假指定台灣五味屋作為跨文化移地學習場域；法國第四世界組織則將五味屋列為其國際盟友，共商貧窮議題…。五味屋悄悄成為偏鄉對世界的窗口，國際人士對花蓮的認識不只是櫥窗式的花蓮，足跡踏進了真實的花蓮。

此外，五味屋作為一個鄉村弱勢社群的公益平台，漸漸的促成公益旅行/工作假期作為鄉村人力提升的研發模式。以此推動世界與台灣各地的人，參與鄉村發展。

### 孩子：家鄉容顏的化妝師

來五味屋的孩子，多數是在各種體制內沒有受到好的支持與照顧的孩子，是一群走不遠、將留在家鄉討生存的孩子。五味屋不想改變他們成為「成績好、成就高」，而希望他們不放棄自己，願意努力，做一個平凡但有價值的鄉下人。

若偏鄉弱勢的孩子們能改變，他們將是「家鄉容顏的化妝師」--孩子們會改變家鄉的容貌，讓世人重新認識台灣的偏鄉。

### 「公益村」計畫：村落微型經濟

這是一個五味屋進行中的整體計畫：善用歷史、老舊空間活化，發展社區微型經濟型態，延續日治時代移民村的在地的社區照顧經濟模式，以村落社區經濟的概念延伸歷史性脈絡於現代，以「公益村」為目標的長期性發展操作。

與企業、跨校間的合作，跨領域、跨區域學校的在地經濟模式探究與實作。運作

包括非營利機構、企業合作、實習、培訓、以及社會經濟組織發展與循環等概念。  
(參見：肆、「五味屋」公益村計畫--村落微型經濟實驗)

### 協力團隊

五味屋創立之初，由牛犁社區交流協會促成，營運步入軌道後，與花蓮縣鄉村社區大學發展協會合作，兩協會策略聯盟。主要業務營運則是與鄰近的東華大學攜手合作，在一群來自各方的志工參與下，五味屋漸漸熱鬧起來。在這破舊的老屋子裡，志工們只有一個單純的心願：牽起偏鄉孩子的手，讓他在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